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九十四

宋 衛湜 撰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鄭氏曰禮爲異樂爲同樂法陽而生禮法陰而成

孔氏曰自此至天地官矣申明禮樂配於天地若禮樂備具則天地之事各得其宜禮以裁制爲義故特

加制宇仁主仁愛樂主和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割禮為節限故義近於禮

長樂劉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尊卑大小之義出於自然是天地之道亦有禮制行於萬物也天地之運升降交感流行而不息陰陽合同而品彙化生晷刻不移非有能使之者也是天地之道亦有和樂興於自然也人則順乎天地之理春而耕作夏而長耨是人之性有仁及於萬物之道也秋而斂之冬

而藏之是人之情有義及於萬物之理也故其仁近於天地之樂義近於天地之禮所以先王用禮樂以性天下之情

長樂陳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形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氣也夫天地之初有氣然後有形及其形之既具而氣又運乎其間則形資氣而後有氣資形而後行自其形資氣而觀之則樂常先於禮自其氣資形而求之則禮又先於樂記者之言或先樂後禮或

先禮後樂其意如此而已物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此天地之仁故曰春作夏長仁也說乎兊勞乎坎成乎艮此天地之義故曰秋斂冬藏義也仁主乎愛故近於樂義主乎敬故近於禮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後至於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仁近於樂也言教民理順莫善於弟而後至於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義近於禮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陰以形為體故於禮言天地萬物之形

陽以氣為用故於樂言天地萬物之氣形故言其名氣故言其義於禮言制制為秋事於樂言化化為夏事上言禮制行則知化為樂化而興下言合同而化則知制為散殊而制也作長以氣言氣盛於春夏故春夏言其氣斂藏以形言形成於秋冬故秋冬言其形禮樂者天地之道也仁義者四時之德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此尊卑自然之序也萬物散殊此小大自然之別也禮非人為於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之際而禮制行於其間矣流而不息天地之和氣也合同而化者和故百物皆化也萬物散殊未始不資於和而後生樂非人為自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際而樂興於其間矣春作夏長所以生之故為仁秋斂冬藏所以成之故為義以春作夏長之仁未若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為妙故仁近於樂以秋斂冬藏之義未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之為妙故義近於禮此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在於天地之間而非所謂人為

者也

山陰陸氏曰言凡在天地之間應所謂和者皆樂也應所謂别者皆禮也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元亨之仁利貞之義蓋眞宰之事也其於禮樂如此奈何終於麗闕欲論制作之情哉

延平黄氏曰道之下降氣爲陰陽形爲天地數爲萬物氣數之中以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

具焉流而不息者品物流行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義之先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其在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僅於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草始於義

李氏曰天嚴而高地坎而下萬物錯雜於其中散而不合殊而不一而序生焉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清濁相廢而輕重相浮其流未嘗息天穹窿而周乎下地磅礴而向乎上而和生焉春作言其事夏長言其化秋斂言其物冬藏言其氣所以互相足也夫陰陽之道其入則為神明其出則為禮樂其形則為天地其運則為四時其德則為仁義

橫渠張氏曰樂仁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新安朱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
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
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
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粗文意
不瀏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說人做這箇去
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
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建安真氏曰禮樂之原出於天地自然之理天高地下此即自然之尊卑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有隆有殺此即自然之等級聖人因此制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此即天高地下之象自是而下兄弟夫婦師友賔主以至於輿臺皁隷名位分守燦然有倫此即萬物散殊之象皆所以法天地之序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少息為雷霆為風雨皆是

陰陽之氣摩盪而成惟其二氣和合所以能化生萬物聖人因此作為之樂樂有五聲以應五行十二律以候十二月之中氣皆陰陽交錯而成所以象天地之和也樂音之和與天地之和相應可以養人心成風俗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能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大抵鄭衛之音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然禮樂之則雖亡禮樂之理則在誠能以

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是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後言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一章是矣

慶源輔氏曰禮行樂興此禮樂之形於天地者也制云者以見禮之制非人之所能為也作長斂藏此禮樂之形於四時者也形於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於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物成焉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别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鄭氏曰敦和樂貴同也率循也從順也别宜禮尚異也居鬼謂居其所為亦言循之也官猶事也天地各得其事

横渠張氏曰樂動故率神而從天禮静故居鬼而從地率神居鬼鬼神一物也只是神為伸鬼為歸指幽明而言

長樂陳氏曰樂極和不有以敦之未必能統同禮從宜不有以别之未必能辨異天法道者也人法地者也神由天道而無方非樂之圓而神不足以率之鬼由人道而有歸非禮之方以知不足以居之率則有循而體自然非有以強之也居則有方而止其所非有以行之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其從天地如此亦各從其類故也天以至陽而職氣覆地以至陰而職形載樂由天作而至陽之氣存焉禮以地制而至

陰之形存焉聖人職教化者也爲能因陰陽以統形氣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蓋樂有聲而無形作之以應天則聲氣同故也禮有形而無聲制之以配地則形體異故也禮樂明矣而不昧備矣而不偏非徒足以官天地天地亦將爲我官也聖人始而應配之以成位終而官之以成能庸詎知禮樂非天地耶天地非禮樂耶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別而言之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合而言之聖人制禮作樂而天

地官者作之事也大人舉禮樂而天地昭者述之事也言天地官則天地雖大亦受成於禮樂矣天地昭則天地雖幽亦不能匿其情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和言氣老子所謂沖氣以為和是也宜言物易所謂象其物宜是也氣固有和矣樂則敦之使厚而已物固有宜矣禮則别之使辨而已和既敦則莫不循其理而無所屈故能率神宜既别則莫不安其處而有所歸故能居鬼神者陽之盛而天以陽

爲德則樂之敦和率神所以從天而已鬼者陰之盛而地以陰爲德則禮之别宜居鬼所以從地而已故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亦各從其類也禮樂之本出乎天地故每以從言之聖人以樂之從天也故作爲聲音以應天之陽以禮之從地也故制爲文采以配地之陰於樂言應於禮言配此禮樂内外之别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天作無方而不可知故率神以從

天禮以地制有方而不能變故居鬼而從地本乎天也故作之以應天本乎地也故制之以配地有樂也天之道所以通有禮也地之義所以顯樂所以發天地之和禮所以明天地之序

馬氏曰神者陽之類而天者陽之所積也樂由陽來故率神以從天鬼者陰之類而地者亦陰之所積也禮由陰作故居鬼以從地神言率而鬼言居率者引而上之也居者俯而就之也故神言率則知樂者崇

之道也鬼言居則知禮者卑之道也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者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則禮樂明備而天地各當其位也此與記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同意

虞氏曰樂由天作故敦和以從天禮由地制故別宜以從地從猶順也民得其和而已未足以從天必能率神而後可以從天人得其宜而已未足以從地必

能居鬼而後可以從地率者循其自然居者安其所守若詩所謂神之弔矣此率神也傳所謂鬼有所歸此居鬼也

延平黄氏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鬼神之道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

則分天地之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參之天地者也

慶源輔氏曰前言形於天地四時者如此此又推言禮樂之理也然樂之理則敦厚於和率循陽道以從於天禮之理則辨別其宜居守陰道以從於地敦和率神天之道也別宜居鬼地之事也從天從地禮樂自然之理也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聖人之事也

禮出乎地樂出乎天始也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終也至於禮樂明備則天地之化見於禮樂而無餘蘊如此則天地反為聖人之所官矣

金華邵氏曰作樂以應天應者彼有而此荅之之謂制禮以配地配者以此而合彼之謂然則禮樂非聖人之私術盖因天地之理而為之耳及夫其用昭明而全備則天地之間各有司存不相紊亂是又以天地而理天地者歟

又曰天地者禮樂之主禮樂者天地之官主君道官臣道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動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别也

鄭氏曰卑高謂山澤也位尊卑之位象山澤也動静陰陽用事小大萬物也大者常存小者隨陽出入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者也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

也象光耀也形體貌也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廣明禮樂之功包天地之德
此一經明禮為天地之別也山澤列於天地之中故
云已陳貴賤即公卿以下故鄭註周易云君臣尊卑
之貴賤如山澤之有高卑也動静謂雷風動散有常
也小大小謂草木春生秋殺昆蟲夏生冬伏大謂常
存不隨四時變化不等故云殊也方謂走蟲禽獸之
屬各以類聚不相雜也物謂殖生若草木之屬各有

區分自殊於藪澤者也鄭註易云類聚羣分謂水火也此註不同各有以也行蟲有性識故稱方殖生無心靈故云物也萬物各有區分性命之別聖人因此制禮類族緣物各隨性命也成象日月星辰也成形植物動物也聖人制禮是從天地之分別也

張氏曰明聖制禮殊別是天地之分別也亦別辨居鬼而從地也

橫渠張氏曰禮不必皆出於人天地之理自然而有

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小大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天秩者父子兄弟夫婦之類次第而有者也天秩者雜然而生其間便有小大上下之别或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内也當合内外之道能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是之謂禮　又曰卑高亦有義髙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髙也動静隂陽性也有常不牽制於物也

長樂陳氏曰貴以髙為本賤以𢍰為基是髙𢍰以天地尊𢍰而後陳貴賤以君臣定而後位言定則知位為辨言位則知定為分分辨不同禮亦異数此君臣所以别於朝廷貴賤所以别於天下也然𢍰髙者位之積貴賤者位之序貴以𢍰而後形故言𢍰以敵貴賤以髙而後顯故言髙以敵賤然君可以言貴貴不必皆君也臣可以言賤賤不必皆臣也故於君臣言尊𢍰於貴賤言髙𢍰以别之易言乾坤此言君臣者

易以乾坤為首禮以君臣為大故也天道常動地道常靜以動為常凡物之所謂大者皆麗焉以靜為常凡物之所謂小者皆麗焉因其大而大之因其小而小之則小大殊矣禮者天地之序序故羣物皆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如此而已變易之剛柔斷言小大殊者此主禮有小大言之異乎易主乾坤而言也天地之間有方不能無類聚有物不能無羣分蓋獨陽不生獨陰不生相辨以成體相與以致用

相辨以成體則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凡非類者斯離
而不合故乾位西北至陽也震坎艮之陽聚焉坤位
西南至陰也巽離兌之陰聚焉其非類聚耶相與以
致用則陽物不能無偶分之以羣乎陰陰物不能獨
立分之以羣乎陽則天地以道相濟山澤以氣相通
雷風以聲相搏水火以性相連豈非羣分耶是豈天
地使然各因性命不同而已禮之道以敬為體而有
以相辨以和為用而有以相與使天下之衆萬物之

繁靜安性命之理動順性命之情亦何異此易原吉
凶所生以同民患禮推性命不同以辨名分故也在
天成象則凡物之有象者皆資成焉非特日月星辰
之垂象而已在地成形則凡物之有形者皆資成焉
非特山川草木之流行而已象成而上形成而下暉
之本數係之末度孰非天地之別乎在易繼之變化
見在禮繼之天地別者易圓而神禮方以知故言妙
於易言粗於禮樂書

延平黄氏曰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物以羣分類天之尊卑陰陽之動静羣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盪鼓以發之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

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獨位反言之者以位卑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静而消消則小而有别於大長

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金華邵氏曰前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以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以興蓋言禮樂之所由始也此言天尊地卑而君臣定天地之氣齊降而百化興蓋言禮樂之所形也小大則易所謂小往大來之小大也不同即人物性命不同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

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鄭氏曰齊讀為躋躋升也摩猶迫也蕩猶動也奮迅也百化百物化生也

孔氏曰地氣上升故天氣下降與地氣交合積氣從下升在樂象氣故先從地始形以上為尊在禮象形故從天為初相摩謂陰陽二氣相切迫相蕩謂天地之氣相感動萬物以氣生而未發用雷霆以鼓動之

得風雨奮迅而出也動之以四時者萬物生長隨四時而動也煖之以日月者萬物之生必須日月煖煦之自雷霆至日月皆天地相蕩之事百物化生由此作樂者法象天地之和氣樂和則天地亦和也前經云制禮樂亦然

張氏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敦和率神而從天也

長樂陳氏曰樂之道形而為天地氣而為陰陽天地

待陰陽而後變化陰陽待天地而後流通故地氣不上齊則肅肅之陰何以出乎天天氣不下降則赫赫之陽何以發乎地兩者交通一上一下陰陽所以相摩也一先一後天地所以相蕩也蓋陰陽之氣運行乎天地之間其相薄也感而為雷激而為霆其偏勝也怒而為風和而為雨雷霆以震之凡物之有聲者莫不鼓矣風雨以潤之凡物之有心者莫不奮矣一噓為春夏一吸為秋冬四時之行也有以動化之或

循星以進退或應日以死生日月之運也有以暖煊之如此則一寒一暑一晝一夜而百昌之化興焉然則樂有不為天地之和耶莫神於易莫明於禮微之而為乾坤顯之而為禮樂其所以同異詳略亦相為表裏而已煖之者日也月亦預焉潤之者雨也風亦預焉相須而成故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地位乎下而天位乎上未始齊也及其升然後與天齊焉故曰上齊陰陽以氣言而見乎形

故曰摩天地以形言而存乎氣故曰蕩其實一也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禮之别終於成形者主乎體故也樂之和終於百化者主乎氣故也山陰陸氏曰據此一節禮樂與易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春秋傳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經義亦如之盖禮

樂無所不在在孝經則為孝在繫辭則為易其揆一
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鄭氏曰辨別也升成也樂失則害物禮失則亂人
孔氏曰此經明天地不時由禮樂失所樂以法天化
得其時則物生不時則物不生天之情也禮以法地
男女有別則治興無別則亂升地之情也　皇氏曰
天地無情以人心而謂之耳

張氏曰此明天地應於禮樂也隨禮樂得失而應之是天地之情也然樂是氣化故云害物禮是形教故言亂人也

長樂陳氏曰和故百物皆化化不時則不生樂失其和故也序故羣物皆别男女無辨則亂升禮失其别故也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辨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馬氏曰天地之道變化不以常未春而燠未冬而寒則陰陽失其和雖天下易生之物亦不能生也故曰化不時則不生男女有别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夫亂之所起常起於衽席之上盖人之所褻而莫之知也故曰男女無辨則亂升升猶言階之以為亂也康成釋升以成盖亦是矣化不時則不生此言有以貴於和男女無辨則亂升此言有以貴於别不獨人情如此天地之情亦如此故

曰天地之情蓋化則貴其和也春先乎夏秋先乎冬則天地亦未嘗不貴其别也男女則貴其别也而兄弟睦夫婦和則人倫亦未嘗不貴其和也此皆互文以見意

山陰陸氏曰化不時以無樂故也男女無辨以無禮故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豈人為哉亦天地之情也

延平黄氏曰化不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

亂升失禮之節不生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化不時則物不生男女無辨則亂以作樂舉天地禮舉男女總之以天地之情而不及人以見禮樂之在三才無異理也夫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不和則不生無序則亂作則亦天地之情理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窮髙極逺而測深厚

鄭氏曰極至也蟠猶委也髙逺三辰也深厚山川也言禮樂之道上至於天下委於地則其間無所不之

孔氏曰自此至禮樂云盛說禮樂之大天降膏露是極乎天地出醴泉是蟠乎地禮樂行而陰陽和日月歳時無易百穀用成是行乎陰陽禮樂用之以祭鬼神樂至六變百神俱至是通乎鬼神髙逺謂天之三光皆應禮樂而明是禮樂窮極之也深厚謂地之山

川皆應禮樂而出瑞應是測深厚也此經盛論禮樂之大雖取象於天地之功又能遍滿於天地之間也

長樂陳氏曰禮樂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至此樂所以為天地之和而非止同其和禮所以為天地之别而非止同其節也盖禮樂非天地則不因天地非禮樂則不成猶之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亦幾乎息此體用相資之道也

延平黄氏曰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别失之則亂

升及其得之則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莫能間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於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嚴陵方氏曰極乎天蟠乎地言其升降之無常也行乎陰陽言其往來之不息也通乎鬼神言其變化之無方也極乎天非特樂由天作雖禮亦極乎天蟠乎地非特禮以地制雖樂亦蟠乎地行乎陰非特禮由

陰作雖樂亦然行乎陽非特樂由陽來雖禮亦然通乎鬼非特禮別宜居鬼而已雖樂亦然通乎神非特樂敦和率神而已雖禮亦然此其所以為至歟故首以及言之及言及其至也髙者下之對遠者近之對深者淺之對厚者薄之對髙猶可窮而况於下乎遠猶可極而况於近乎深厚猶可測而况於淺薄者乎馬氏曰禮樂之粗則寓於形名度數之間至於精則無乎不在也此言中和之效其妙至此而不言在人

者蓋中和者人之所致也其妙如此則在人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

新安朱氏曰此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一氣之和無所不通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正義引膏露降醴泉出等語緣先有此理末梢便有這徵驗

慶源輔氏曰上言天地自然之禮樂此言聖人制禮

作樂之功

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鄭氏曰樂著大始著之言處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著不息著不動著猶明白也息猶休止也

孔氏曰樂象於天天爲生物之始是樂處大始禮法於地地稟天氣而成於物是禮居成物顯著明白運生不息者是天也顯著養物不移動者是地也一動

一静者動物飛走蠢動感天之陽氣也静物安伏止静感地之陰氣也一動一静天地閒所有百物也周禮雷風日月之屬皆動也植物山陵之屬皆静也記者引聖人語云此一章是禮樂法天地也離而言之則樂動禮静若禮樂合用之事則同有動静故知天地之閒物有動静也

長樂劉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是樂著於生物之始也有天地然後有尊卑是禮居於成物之後也天行

健終而始之不窮者也故著生不息者樂之理天之道也地不動著而生之無疆者也故著生不動者禮之制地之道也一動一靜者禮樂行於斯民而中和育於萬物充盈乎天地之間者人之道所以配乎天地也

長樂陳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故能以始而推始則至於知大始坤者萬物之所資生故能以生而生生則至於作成物然乾於大始知之而已未能使之

著坤於成物作之而已未能至於居唯樂有和所以能著其始禮有節所以能居其物此禮樂所以能成天地之道也雖其成天地之道如此蓋亦本於天地之動静而已故著不息而動者樂也著不動而静者禮也一動則為樂一静則為禮是以凡在天地之間者莫非禮樂也禮樂之道天地而已聖人曰禮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　又樂書曰大始氣之始成物形之終著其微而顯之者樂也居其所而有之者禮也

樂以陽來以天作凡在天成象者皆資之顯焉豈非著大始之意歟禮以陰作以地制凡在地成形者皆資之居焉豈非居成物之意歟乾則自强不息坤則至靜德方天確而動故其運不息著不息者樂之所以冥乎天也地隤而靜故其處不動著不動者禮之所以冥乎地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之情非動則靜而禮樂如之樂主動由中出則靜矣禮主靜交乎下則動矣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或類聚或羣分動

者有時而靜靜者有時而動一動一靜而不主故常者無適而非禮樂也非聖人知禮樂之情其孰能究此故此繼之聖人曰禮樂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與易闔戶謂之乾闢戶謂之坤同意一動一靜天地之間與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同意

延平黄氏曰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西北焉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楊子曰天與西北欝化精也物於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爵有

其生意特未判也及夫萬物資始於元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之化其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南焉則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勾者達羽者飛足者走鱗者遊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遊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

聚物以羣分數者寘分而有禮之别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樂散為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體以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嚴陵方氏曰有物者必由於有始有始者必至於有物曰大始則又始之前也亦猶大初謂之大爾曰成物則又物之後也亦猶成效謂之成爾乾知大始知之而已及樂由陽來則著其理而可見坤作成物作

之而已及禮由陰作則居其功而得所著大始則有
氣而已居成物則有形焉氣則往來未嘗息而乾健
之所以為天歟故曰著不息者天也形則未嘗動而
坤静之所以為地歟故曰著不動者地也夫天之不
息以氣所以為天者未嘗不息莊子曰天其運乎是
矣地之不動以形所以為地者未嘗不動莊子曰地
其處乎是矣禮樂亦然經曰樂由中出故曰静是亦
未嘗不息也又曰禮者動乎外是亦未嘗不動也故

止以著言之著者見於衆物之體也於成物獨不言著者以在成形之後不嫌於不著也間讀如無有入於無間之間一動而天一静而地是天地之間耳若夫動者未嘗動静者未嘗静和同為一豈復有一間哉楊子曰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蓋謂是矣

馬氏曰樂由天作而樂亦著大始禮以地制而禮亦居成物蓋萬物之質必由和而後化則是樂者存乎物生之始質散而後有其别則是禮者居於物成之

後故曰樂著大始禮居成物天者陽也而陽以動為功故天之道存於不息地者陰也而陰以靜為德故地之道存乎不動天之道存乎不息故聖人作樂以應天而動亦與陽同功地之道存乎不動故聖人制禮以配地而靜亦與陰同德樂之動則應於天之間禮之靜則應於地之間故曰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然而天地合而後萬物生陰陽和而後萬物成則禮樂之道亦必相待而後成也故樂亦未嘗不靜而

禮亦未嘗不動故曰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慶源輔氏曰氣和而後物生物生而後有辨樂著大始和之事也禮居成物辨之事也有氣而後有物有用而後有辨樂統同氣也禮辨異物也天之所可見者不息也地之所可見者不動也不息樂之事也不動禮之事也至於一動一靜聖人之妙用而禮樂之並行也故聖人曰禮樂云言二者不可闕一也

金華邵氏曰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以禮樂而

著方其天地別而爲禮天地和而爲樂是禮樂因乎天地也及夫禮樂極天蟠地行陰陽通鬼神窮高極遠測度深厚禮樂之理無所不有天地亦賴禮樂而著焉故大始氣也成物形也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

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金華應氏曰自天高地下至此一章本上繫之文夫子所以明易也而以是發明禮樂之理非聖門學者深究乎天地之藴而有見於禮樂之用未能及此情者理之所存而心之發見也及猶至也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其三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大始之妙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

之所以為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為地居者藏諸用者也著者顯諸仁者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静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鄭氏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夔舜時典樂者也

書曰夔命汝典樂

孔氏曰此一節是樂記第四章名為樂施明禮樂既

備乃施布天下也自此至行也明聖人制樂以賞諸
侯其功大者其樂備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
五弦也南風詩名案家語云昔舜彈五弦之琴其詞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
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故註
云其辭未聞也舜有孝行故以此五弦之琴歌南風
之詩而教天下之孝也案世本神農作琴今云舜作
者特用琴歌南風始自舜或五弦始舜也夔是舜典

樂之官名夔欲天下同行舜道故歌此南風以賞諸
侯使海内同孝也然樂之始亦不止在夔也
長樂陳氏曰順天地之和莫如樂窮樂之趣莫如琴
蓋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所以禁淫邪正人心
者也洞越練朱之制雖起於羲農而作五弦以歌南
風合五音之調實始於舜而已以之歌南風亦不過
咏父母生養之德以觧吾憂而已豈特觧民愠阜民
財而已乎夔之為樂薦之郊廟鬼神享作之朝廷庶

尹諧立之學宮天下服近足以儀覧德之鳳凰遠足以舞難馴之百獸豈特賞諸侯而已哉彼然而言之者因歌南風而發亦見賞以春夏之意也然賞諸侯以樂前此無有也後此則因夔而已故以始制言之此後世所以推為樂祖而祭之瞽宗歟樂書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有好生之德莫如舜故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五者土之數而土者生物之主也南風者長養之氣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歌南風所以寫其心示其長養之意故也解吾民之愠此言養其心也阜吾民之財此言養其形也南為長養之方北為肅殺之地舜作南風之歌而紂為北鄙之舞此舜與紂善惡之所以分樂所以象德而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賞之故夔始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也

李氏曰舜知樂之情故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識樂之文故制樂以賞諸侯夫當冬而叩徵音以激蕤

實則足以致陽光熾烈而堅冰立散故歌南風取萬物之皆相見也夫歌南風以合於天制樂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以合於人此舜之所以通神明配天地育萬物和天下者也

延平黃氏曰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貴其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其德和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觀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也故聞

其謚而知其行

慶源輔氏曰南風長養之風鄭氏則以為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詞則以為觧民慍阜民財然以此觀之則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為天子而歌此以為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非謂夔始制樂言因南風而

制樂以賞諸侯自夔始也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

鄭氏曰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謚者行之迹也

孔氏曰此經明諸侯德尊樂備舞具綴謂酇也酇謂

酇聚舞人行位之處立表酇以識之舞行綴遠由人少舞處寬也舞行綴短由人多舞處狹也舞處之綴一但人多則去之近人少則去之遠觀其舞之遠近則知其德之薄厚由舞所以表德也又以謚比擬其舞聞謚之善否知其行之好惡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天子賞之以樂者以其人事脩於下天時應於上然後可以樂其樂也故其勞於治民者舞之行綴則遠逸於

治民者舞之行綴則短觀其舞於外足以知其德於
内聞其謚於後足以知其行於前則舞者勞逸之迹
而謚者善惡之名迹則見於一時名則流於不朽此
諸侯不可不勉而記者所以極言之也　又樂書曰
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諸侯有德天子得為樂
以賞之德盛於内而日新教尊於外而日隆則人和
於下矣五穀種之美而以時孰焉則天地之和應於
上矣人和於下天地應於上則德教洽而民氣樂其

賞之樂以彰有德不亦宜乎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廵舞列經曰行其綴兆行列得正焉盖位則酇也所以為綴列則佾也所以為行治民勞者酇遠而佾寡德殺故也治民逸者酇遠而佾多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夫舞所以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舞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鄭伯賂晋悼公女樂二八悼公以半賜魏絳用是

推之服虔所謂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不易之論也然則舞行綴遠豈六佾歟舞行綴短豈四佾歟杜預謂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豈復成樂舞耶世衰道微禮樂交喪於天下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及其甚也大夫不僭諸侯而僭天子陪臣不僭大夫而僭諸侯魯公初去八佾獻六羽諸侯僭天子而知反正者也季氏舞八佾於庭大夫僭天子而不

知反正者也彼豈知舜以樂舞賞諸侯之意哉

嚴陵方氏曰君子所以教人者以德唯德盛人所從者衆則其教尊而人事脩矣人事脩則天時應故繼之以五穀時熟德盛教尊則養其心者至矣五穀時熟則養其形者至矣諸侯之養民如此天子賞之以樂也不亦宜乎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舞固有常制矣而此所言綴有短遠之異者豈非因其德之大小然後或備或否歟行以言其成列綴以言其相

聯言遠以知短之為近言短以知遠之為長長短言其所陳之形遠近言其所至之地樂不止於舞必以舞為賞罰者以德之形容尤可見於此故也

馬氏曰五穀時熟有富之意也德盛而教尊有教之意也有富與教則諸侯之德備然後賞之以樂賞之以樂者言賞之以備樂也德大者然後得其樂之備德小者則雖有常数而不得備故其治民之勞逸者其舞所以不同也上言舜歌南風夔始制樂言其樂

之聲也下言其舞行綴遠綴短者言其樂之容也舞者德之發德者舞之藴故觀舞可以知德謚者行之實行者謚之主故聞謚可以知行其意主於舞而繼之以聞謚者所以詳之也

山陰陸氏曰若魯僖公可謂德盛而教尊矣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致民之勞逸係其德之厚薄逸則有餘裕矣勞者未優泰也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賞樂以治民為主

慶源輔氏曰以舜之事觀之則天子之為樂非特自象其功德而又欲以賞天下諸侯之有德者使天下諸侯皆法象天子之德也人事至而天時未應其德猶未至也况樂者天地之和也故必俟乎天時應五穀熟然後賞之治民勞謂勞於治民者治民逸謂逸於治民者勞謂勤勞逸謂暇逸勞逸以事言也故曰治民焉行綴遠則氣舒行綴短則氣促上勤則下紓上逸則下促舞者德之容謚者行之名猶影形聲響

之可信也若後世之所謂謚則異是矣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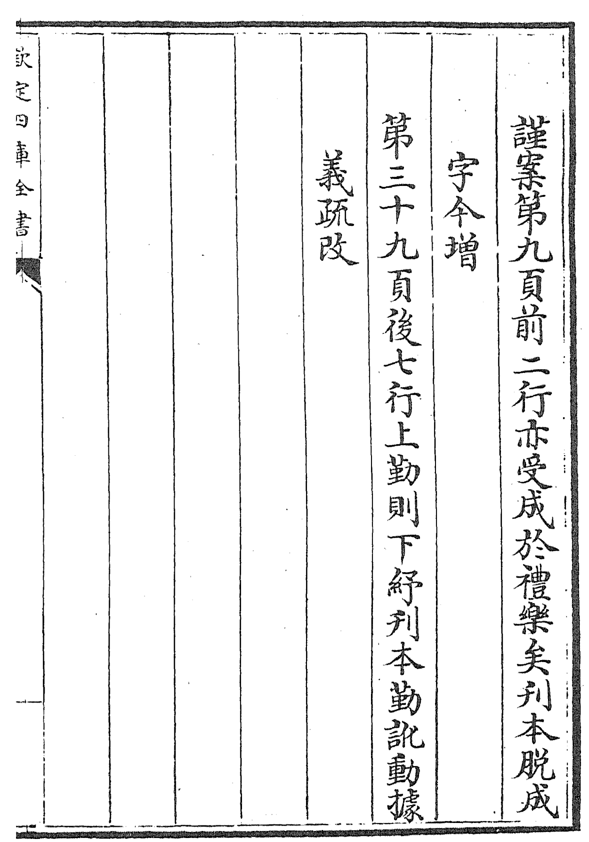
原闕三字氏曰禮樂與天地並立而天地之仁義尚為近之春作夏長以下又曰以其齊降故有摩盪以其摩盪故有雷霆風雨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易解一起一滅為相摩一進一退為相盪震坎艮本坤也惟以剛摩柔故一索再索三索於乾而男成焉巽離兌本乾也惟以柔摩剛故一索再索三索於坤而女成焉震東方也故震盪艮為春離南方也故離

溢巽爲夏以至兌溢坤坎溢乾而爲秋冬亦若是而已　又曰一闔一闢往來不窮而變化生焉雷霆聲之所作風雨氣之所發運行無窮曰動寒暑相繼而歲成焉照臨爲暖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百物皆化代興不廢易所謂品物流形周禮所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已上二條地氣上齊以下　又曰極天蟠地者禮樂之容也未出乎天地之間也窮高極遠而測深厚禮樂之化也又非止乎天地之間也禮樂極乎天以下　又曰琴非

始於舜作而歌南風者舜也樂非出於夔制而賞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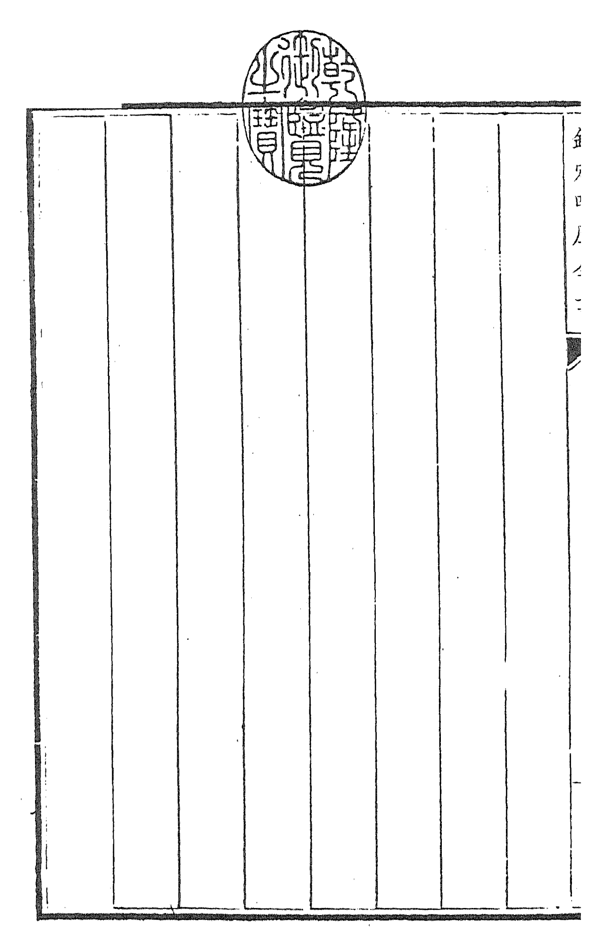
侯者夔也舜作五絃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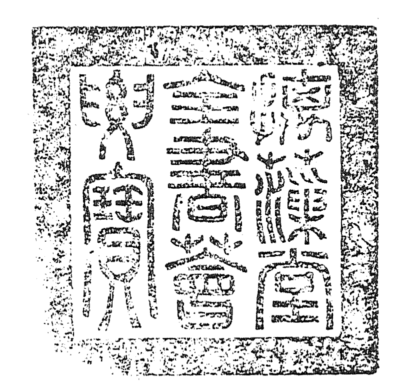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九十四



謹案第九頁前二行亦受成於禮樂矣刋本脱成字今增

第三十九頁後七行上勤則下紓刋本勤訛動據義疏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鄭　儀

謄録監生臣徐　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九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說卷九十五

宋 衛湜 撰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鄭氏曰大章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脩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

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孔氏曰此論六代之樂咸池備矣言黄帝之德皆施
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為備具也咸池雖黄帝之樂
堯既增改脩治而用之故此文次在大章之下至周
謂之大咸黄帝之樂堯不增脩者則别立其名則此
大章是也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故周禮
雲門大卷在大咸之上此大章在咸池之上故知大
卷當大章也自夏以前皆以文德王天下殷周二代

唯以武功為民除殘暴民得以生人事道理盡極矣石林葉氏曰咸池言備者徳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長樂陳氏曰舜有紹堯之至徳故樂謂之韶禹有中國之大功故樂謂之夏由夏而上言樂之名而不言代由殷而下則言代而不言樂之名者蓋世遠則樂之名難明世近則樂之名易知以其難明故詳之以其易知故略之也又樂書曰堯作大章

以其煥乎有文章也黄帝作咸池以其咸物而潤澤之也蓋五帝之樂莫著於黄帝至堯修而用之然後一代之樂備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舜紹堯之俊德而以后夔作韶禹成治水之大功而以臯陶作夏成湯能護民於塗炭故伊尹為之作濩武王以武定禍亂故周公為之作武是帝樂莫備於堯舜而王樂至三王無復餘蘊矣故曰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此三代之道所以具異

乎堯之所謂備也堯曰大章又曰雲門大卷者雲門樂之體也大章大卷樂之用也雲之為物出則散而成章其仁所以顯入則聚而為卷其智所以藏堯之俊德望之如日就之如雲雲門之實也其仁如天大章之實也其智如神大卷之實也

延平周氏曰法成於堯而天道備故曰咸池備矣文極於殷周而人道盡故曰殷周之樂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章咸池黄帝堯舜之所以同用也韶

謂之九韶九者樂成之數前乎舜則堯非不繼嚳也後乎舜則禹非不繼舜也特於舜樂言繼者蓋法成乎堯者也在嚳之時法猶未成堯雖繼之而可繼之事未備舜協於帝在舜之時功為已協禹雖繼之而不足為難則可繼之善善繼之功唯舜獨也無不順之謂備無有餘之謂盡

馬氏曰堯德明於天下故作大章以章之黄帝之德所施者博故作咸池德之所施者博故曰池民之所

順者衆故曰咸湯武所為豈其心之所欲出於不得已也蓋其人道極於此故曰盡矣

山陰陸氏曰言章備咸池之樂故大章一名大咸頀曰韶頀蓋亦以此韶雖禪猶繼也若禹繼舜不足當之即付朱均雖繼絶矣夫文反繼為絶蓋如此凡樂後無所加則備中無所含則盡備猶可也盡甚矣

延平黄氏曰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而已則簡地兼之樂有咸池則備矣韶

夏文樂也頀武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頀武則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慶源輔氏曰大章章之也言帝德之章著也德至於可名則非其至矣故曰咸池備矣咸池非可以名義求也以大章而視咸池則咸池備矣此所以先言大章後言咸池也若韶繼也夏大也視大章則又殺矣曰頀曰武則又韶夏之次也故曰盡矣言無餘蘊而不復可繼也由是觀之則樂可知

金華邵氏曰樂盡則德有所不足文王清廟之瑟猶有遺聲則德有餘而樂不能盡也商周之樂盡矣豈湯武之征伐有歉於三聖揖遜之盛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記者之意或得諸此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鄭氏曰教謂樂也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

之行順君之德也

孔氏曰此明樂之為善樂得其所則事有功也以法治者若樂善則治得其善樂不善則治乖於法前文教不時事不節是也人君教化美善則民法象君德

張氏曰此明施樂須節也既必須節故引譬例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飄灑淒厲不有時者則穀損民饑也樂以氣和民心如天地寒暑以氣生化故謂樂為民之寒暑也風雨之事

謂之禮也禮以形教故曰事也天地之以風雨奮潤萬物猶以禮安治萬民故謂禮為萬民之風雨也先王為樂必以法制治善則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也長樂陳氏曰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運而為四時則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散而育萬物則風雨相資而化興焉樂道天地之和而其教與事實體之也蓋寒暑所以生成萬物而風雨又所以輔成歲功也教所以化成天下而事又所以輔成治功也寒暑不時而懲

伏其能不疾而傷世乎風雨不節而淒若其能不饑而無功乎以迹求之春誦夏弦春合舞秋合聲以至先王之所著以成教者孰非法寒暑之時耶凡樂之事或以聲展之或以舞正之以至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孰非法風雨之節耶然則先王為樂法寒暑風雨之治教有時事有節以善民心如此則民之行也未有不象上之德矣在易益之九五上則有孚惠心下則有孚惠我德豈非以法治也善則

民之行象德歟 樂書

嚴陵方氏曰往來應期之謂時多少得所之謂節寒者冬之氣暑者夏之氣故言時風雨則散潤於四時之間而已故言節氣所傷為疾食不足為饑氣由寒暑而運故不時而疾食由風雨而成故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欲得其時故也事者民之風雨欲適其節故也且教以經世苟或不時何異寒暑之成疾乎故曰傷世事以就功苟或不節何異風雨之致饑乎

故曰無功敎得其時事適其節莫非和之所致也和者樂之道故繼之以先王之為樂焉上所言敎之時事之節皆法治之意以樂為法則莫非善法以樂為治則莫非善治

馬氏曰古之為敎者常興於既富之後蓋彼為救死而恐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故其序必在於富庶之後而使之田足以耕而為之食宅足以桑而為之衣元元皆樂於衣食之餘而凍餒之苦不及於父母兄

弟然後謹庠序之敎而孝弟得以興於暇日也此敎貴得其時也天下之事有小有大而非可以一二言之皆不可以無節故農事旣畢而麻事隨興野功旣訖而宮功尋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講事在於農隙之際此事必宜其節也

山陰陸氏曰敎無樂則不時事無禮則不節言樂以法象其治善則行如其德若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行可謂不愧於德矣蓋行見於行事固有不能

如其德者也故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延平黄氏曰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物故不時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暴害物故不節則饑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先王之為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已也則行象德然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顧其德而求備於鐘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延平周氏曰有樂而無禮則流故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則善善則民之行亦象德矣

金華邵氏曰此又言天下之事必貴乎得其時與節

先王之禮樂亦不可拂其時與節也故引天地之道

以言之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

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賔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

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

鄭氏曰以穀食犬豕曰豢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

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酗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

孔氏曰自此至著其敎焉明禮樂之設不得其所則禍亂興故先王節其禮樂以防淫亂豢養也先王由酒之流生禍因為飲酒之禮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孤同子男卿大夫畧為一節俱三獻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也故鄭知壹獻為士饗禮所獻酒少從初至末

賔主相答而有百拜是意在恭敬示飲而已故不得醉也人君作樂以訓民使民法象其德也制禮以教天下所以綴止淫邪也

石林葉氏曰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易以需受之以訟曰飲食必有訟蓋原始要終之意如此

長樂陳氏曰飲酒人之大欲不能不速訟先王知其然於書有彛酒之戒羣飲之誅於禮有幾酒之察厲飲之禁猶以為未也又寓教戒之意於器皿之間彛

皆有舟其載有量尊皆有罍其鼓有節爵以角觥以兕以至觴而為觴單而為觶孤而為觚戔而為醆散而為散止而為禁無非備酒禍也一獻之禮非士之燕禮士之饗禮而已一獻之禮非不簡也而賓主至於百拜終日飲酒非不久也而不得醉焉然則先王為禮以備酒禍可謂至矣言士之饗禮如此則自士而上可知也酒食以合歡則禮之所施樂未嘗不有以通之也然合歡以為樂非樂其情必以象德酒食

以為禮非淫其德必以綴淫易之需言君子以飲食燕樂酒食合歡之意也豫言先王以作樂崇德樂以象德之意也曲禮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禮以綴淫之意也樂書

嚴陵方氏曰釀黍以為酒固已美矣又加之以黍豕焉則美之至也莊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非謂是乎一獻之飲酒禮也一獻以見飲之少百拜以見儀之多揚子曰賔主百拜而酒三行亦以是

而已豢與芻豢之豢同謂養之也酒所以為饗禮食所以為食禮饗食之禮凡以通賔主之情合彼此之歡也歡既合矣必有樂以和之故繼之樂以象賔主之德以形容於樂故以象言之樂之所樂不能無淫必有禮以節之故繼之禮以綴淫淫過也

馬氏曰書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皆酒之流生禍也然而酒者人情之所不能免先王亦不能絶之因

為酒禮以節之而已終日飲酒久矣而不醉焉此先
王之所以備酒禍而有禮以節之也人心有相得之
歡無以見則寓於酒食故酒所以合歡德無形而樂
有象德藴於中而無以發則寓於樂故樂以象德禮
所以節人心而使之知所止故禮者所以綴淫也
延平黄氏曰酒之養人猶其敬其事酒之流生禍猶
其不時不節一獻之禮賔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又
曰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絶者以其有酒食以合

歡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綴淫

慶源輔氏曰物之流生禍者多矣此姑舉其一也亦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舉以戒焉人固有自然之德所謂和者是也故作樂以象之而使之常不失其自然又慮其過也故制禮以綴止之

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鄭氏曰大事謂死喪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事之大者必有禮以哀之於福之大者必有禮以樂之死亡凶札禍烖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冦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禄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彼哀而我哀之彼樂而我樂之哀樂之分雖異情而皆以禮

終則禮達而分定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於吉曰福以知凶之為禍於凶曰事則吉無非事分以言其有定分而不可犯也若曾子七日水漿不入口則不能以禮節其哀矣魏文侯聽鄭衛而不知倦則不能以禮節其樂矣

馬氏曰大事者言其凶事之大者也大福者言其吉事之大者也哀樂之情皆生於中而禮者所以飾之也以禮哀之而哀不至於過以禮樂之而樂不至於

極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此言有禮以節之

慶源輔氏曰有禮以哀之喪禮是也有禮以樂之嘉禮是也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也

延平黄氏曰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敎焉

鄭氏曰著猶立也謂立司樂以下使敎國子

孔氏曰樂本從民心來故感動人深使惡風移改弊

俗變易風謂水土之風氣謂舒疾剛柔俗謂君上之

好惡

延平周氏曰聖人之所樂則莫非正也發其所樂而

為樂則莫非和也以其正故可以善民心以其和故

感人之深有以善之又有以感之則所以移風易俗

也

長樂陳氏曰善民心則惻隱羞惡之心達而為仁義

恭敬是非之心達而為禮智感人深則動蕩血脉流

通精神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善惡樂之善民心感人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為柔至惡之俗可移而為善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為樂之效如此而先王著之以為教則一道德同風俗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者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為教則其道或幾乎息

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為移更有為無曰易馬氏曰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不能無樂而先王亦不能無樂故樂也者先王之所樂也先王因其樂而著其教焉人之善性雖皆出於天而風俗則未嘗同先王盛時能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以其有樂也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

延平黄氏曰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盛惟樂出於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出於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金華應氏曰漢志云其移風易俗自一獻百拜而終日不得醉以至大事大福哀樂有分皆以禮終蓋因事之風雨以謹夫教之寒暑也百拜以禮綴淫以禮哀樂以禮無非禮也而曰著樂之教蓋禮樂初無二

理禮有節則樂不流如風雨不與則寒暑不忒矣著謂尊尚而表顯之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鄭氏曰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是樂言之科從此至淫亂論人心不同隨樂而變夫樂聲善惡本由民心所感而起及合成為樂又感於人善樂感人則人化之

為善惡樂感人則人隨之為惡是樂出於人而還以感人猶雨出於山而還以雨山火出於木而還以燔木也此言人由血氣而有心知其性雖一所感不常故云而無喜怒哀樂之常内心應感起於外物謂物來感已心遂應之而念慮興動也術謂所由道路也以其感物而動故心之所由道路見也

長樂陳氏曰民生而靜有血氣心知之常性應感起物而動無哀樂喜怒之常情以有常之性託無常之

情則心術之形固非我也實自物而已樂書

嚴陵方氏曰心無為也應感起物則其心動矣故其術形於外莊子所謂有物採之而出是也上言血氣心知而下止言心者蓋别言之雖有血氣心知之異合而言之萬化皆本於心而已

慶源輔氏曰血氣心知民之所不能無也故曰有性喜怒哀樂民之所不能一也故曰無常應感起物而動猶言感於物而後動應物而感因物而起則有動

焉動而後心術形心術猶孟子所謂仁術也

金華應氏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此道心惟微也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此人心惟危也扣之則應觸之則感相激相生循環無端皆緣物而起物動於内而心形於外也所性曰心知心之虚明未嘗不靈也所形曰心術心之動則不勝其多事矣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

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鄭氏曰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肢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傚也肉或

為潤

孔氏曰人君志意微細噍殺謂樂聲噍慼殺小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悲思憂愁也嘽寛也諧和也慢疏也繁多也康安也君若道德嘽和疏易則樂音多文采而節奏簡略下民所以安樂也粗厲謂人君性氣粗疏威厲猛起謂武猛發起奮末謂奮動手足廣賁謂樂聲廣大憤氣充滿如此音作而民感之則性氣剛毅肉言人肉多則體肥肉謂厚重者也君上寛裕

厚重則樂音順序而和諧動則民皆應之而慈愛也流辟謂君志流移不靜邪散謂違辟不正放邪散亂狄成滌濫皆謂樂之曲折音聲疾速如此則民感之淫亂也此六事皆據君德及樂音其意易畫者則一句四字志微噍殺是也難畫者則兩句八字以結之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類是也或六字以結之廉直勁正莊誠是也

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

可知也

長樂陳氏曰樂以音變音以民變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哀心所感然也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心所感然也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怒心所感然也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敬心所感然也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愛心所感然也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喜心所感然也由前則以心

論聲而其辭略由後則以音論民而其辭詳此其序所以不同也總而論之其音作而民思憂亡國之音也其音作而民康樂治世之音也其音作而民淫亂亂世之音也治世之音居亂亡之中者以為世治而不知戒不亡則亂矣此記樂者之微意也今夫肉倍好者璧也好倍肉者瑗也肉好如一旋而不可窮者環也肉好之音豈其音旋而不可窮耶樂音謂之狄者猶翟闇之翟以其知舞而不知音也順成之音則

其音順而治狄成之音則其音逆而亂矣樂書

嚴陵方氏曰慢易者非傲慢之慢特言其過耳繁文簡節者文雖繁而節則簡也且厲則蹈厲之厲猛則所守不中正起則作之而不已末與風淫末疾之末同奮末則手舞足蹈之謂也肉好猶璧之有肉好然蓋璧外謂之肉實而無隙内謂之好則虚而已謂其音實而有所養又虚而得所好也狄成言狄强而成滌濫言滌而泛濫也

馬氏曰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之所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為樂尤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山陰陸氏曰言志微以著嘽諧慢易粗厲猛起廉直

勁正寬裕肉好流辟邪散皆志也葢志微則噍殺之音作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則繁文簡節之音作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則奮末廣賁之音作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餘放此鄭氏謂簡節少易也肉肥也狄濫往來疾貌皆非是文繁而節不簡則失之繁節簡而文不繁則失之簡肉而無好則失之實好而無肉則失之虛順成言順以著逆狄成言疾以著徐

延平黄氏曰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志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氣心知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不為憂思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民心可以移風易俗

慶源輔氏曰慢猶緩也對忽之言易謂和易也平易也繁文所以極其盛簡易所以著其誠肉好猶俗言美滿也喜心感者易失之流故以其流者言之於其

終又有以見上五者亦皆有過焉故下言先王制樂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鄭氏曰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

孔氏曰上經既明樂之感人自此至深矣明先王節

人情性使之和其律呂親疏有序男女不亂乃成樂也自然謂之性念慮謂之情先王制樂本之情性稽考也既得人情考之使合度數裁制之以禮義使合生氣之和道達人情以五常之行陽主發動失在流散先王敎之使感陽氣者不散陰主幽静失在閉塞先王節民情使感陰氣者不塞剛不至暴怒柔不至恐懼陰陽剛柔四者通暢於身而發見動作於外陰陽剛柔各得其所是安其位也不相侵犯是不相奪

也五常之行若木性仁金性義火性禮水性知土性信也

張氏曰前言民隨樂變此言先王制正樂化民也陽謂禀陽氣多人也陽氣舒散禀陽多則奢陰氣閉密人禀陰多則縝密今以樂通二者之性皆使中和故陽者不散陰者不密也

長樂陳氏曰本之情性而明樂之情稽之度數而明樂之文有情有文然後裁之以禮義故能幽合生氣

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幽合生氣之和則和於天明道五常之行則同於人和同天人而至於無間故能使之陽不散陰不容剛不怒柔不懾不散者陽中之陰不容者陰中之陽不怒者剛中之柔不懾者柔中之剛四者條暢於中而發作於外是以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又樂書曰自人有血氣心知之性以至六者之音作而民應之無非本之情性也自黃鍾之長而以黍累之則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

而五度審矣自黄鍾之數而以一推之則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行於萬而五數備矣然度數在天下被之於文則久而必息寓之節奏則久而必絶要在稽之而已稽之則其數足以正其度而音正矣百度得數而有常又制之禮義使百體齊運而順正其大足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不乖其微足以道人性五常之行而不悖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喜心感者聲發以散哀心感者聲噍以殺是陽易

失之散陰易失之盗也怒心感者聲粗以厲愛心感者聲和以柔是剛易失之怒柔易失之懾也先王知樂之感人如此故合天地生氣之和道人性五常之行使之陽氣宜散而不散陰氣宜密而不密一適天地之和以暢之而已剛氣宜怒而不怒柔氣宜懾而不懾一適人性之和以暢之而已周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陰陽之聲陂聲散險聲斂正聲緩陂則陽而散斂則陰而密陽而不至於散陰而不至於

容其正聲之緩乎論陰陽如此則剛柔可知已凡四暢交於一體之中而發作於一體之外則陰陽皆安其位而陽不奪陰而散陰不奪陽而密剛柔皆安其位而柔不奪剛而懾剛不奪柔而怒夫然則聲相應保而為和細大不踰而為平而樂之道歸焉爾書以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為舜樂之成詩以笙磬同音以籥不僭為周樂之美皆此意歟剛柔言氣而陰陽不言者陰陽氣之大者也於氣言剛柔則陰陽舉矣陰

陽之氣自得之於天者言之剛柔之氣自得之於地
者言之
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情性之在物
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
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也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無乖故陽舒而不散陰慘而
不密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
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嚴陵方氏曰黄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此樂之度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吕此樂之數也情性由乎内故言本度數存乎微故言稽生氣者天地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生氣也五常者五行也生氣固有和矣唯樂以合其和然後其和不離五常固有行矣唯樂以道其行然後其行無礙陰陽兼物言之也剛柔指人言之也陰陽不言氣者陰陽不嫌於非氣也陽不散陰不密然後得其暢故曰暢陽不至於散

則陽交陰故也陰不至於密則陰交陽故也故曰交其暢也其交也豈非和之所致乎剛柔之氣亦若是而已夫然後發之於外足以起事作之於外足以成功且皆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矣

馬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其文則見於形名度數之間故稽之度數當於人心不合於度數合於度數而不當於人心皆非所謂善樂然而制之不可以不合其宜故制之以禮義人受天地之和而生蘊

於中則為性發於外則為行故合生氣之和於內而
道五常之行於外陰陽剛柔之性皆當其位而六通
四闢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皆當其位而不相奪
也
延平黄氏曰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
樂之文制之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
德陰陽為德則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
之發不散不密陰陽之中也不怒不懾剛柔之中也

有中性然後有中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氣者也

慶源輔氏曰喜心感怒心感者是謂情性度數謂律呂生氣天地生物絪緼之氣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故本之以情性律呂著天地自然之數故稽考使有所合大樂與天地同和道順也順夫五常之行使動而不失於流散則陽中有陰靜而不至於固塞則陰中有陽剛不過於怒則剛中有柔

柔不失之懾則柔中有剛舉此四者以總上六者陰陽剛柔四者交暢於人之心而發作於外之樂交暢於中則作於外者疑於無倫今也各安其位而不相陵奪然後為樂之至本之情性則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稽之度數則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金華邵氏曰此言著其教之意先王將以著樂之教必先立其本而後樂可作其本不立則不過聲音器數之末何以感人動物故先本之情性使出於天機

自動天籟自鳴有非人偽能為者然後稽之度數如律呂之損益宮羽之小大制之禮義如用八用六宮縣軒縣也夫情性者樂之本然無所養則本喪矣合其義之和而使之不乖道其行而使不它適至四者條暢交感各安其位則得所養矣

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鄭氏曰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樂舞敎國子是也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終始謂始於宫終於羽宗廟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簇為徴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宫為君商為臣是也皆形見於樂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

孔氏曰先王欲稽之度數制之禮義非教不可故立之學等使依其才藝等級而教學之增習寛廣其樂之節奏省審其文采文采謂樂之宫商相應若五采成文即上聲成文是也繩是度量之物謂度量之以道德仁厚也律小大之稱者謂六律小之與大以為樂器使音聲相稱也若黄鍾之律長九寸應鍾之律長四寸半强各自倍半為鍾是其小大也鄭氏註髙聲正聲見周禮典同註比終始之序者五聲始於宫

終於羽比五聲終始使有次序也鄭註宗廟黃鍾為宮以下大司樂文黃鍾律之最長者應鍾律之最短者引以證經之終始使人法象五聲是事行也若宮商角徵羽象君臣民事物也先王制樂以化民由樂聲調和故親疏之理見於樂之聲以樂聲有清濁高下故貴賤長幼見於樂以樂聲有陰陽律呂故男女之理見於樂也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

長樂陳氏曰教不可陵節學不可躐等先王之於樂

非獨以善吾身又將以教人也故始之以中和祗庸孝友之樂德中之以興道諷誦言語之樂語終之以二帝三王之樂舞始之以十三舞勺中之以成童舞象終之以二十舞大夏其立之學等用其才之差而使習之如此抑又使之廣其節奏而不為簡節之音省其文采而不為繁文之樂則德之充實而端厚者故足繩之使不淫矣周官小師掌六樂之節鍾師掌九夏之奏節奏之辨也樂之止有節其作有奏兩者

合而成文則文采而已節奏文采均聲之飾治飾之道欲始博而終約始博之節奏不可以不廣終約之文采不可以不省以繩德厚則能使人復性之靜而不逐物之動又何窮人欲滅天理之有律述此者也比輔此者也樂之於天下其體固有小大其用固有終始蓋難以一隅舉述以小大之稱則大小相成而無輕重之不等輔以終始之序則終始相生而無先後之不倫以此象乎事行則事容有大小終始矣繩

德厚以為性象事行以為行則越之聲音形之動靜一遠一近而親疏之理存焉一上一下而貴賤之理存焉一先一後而長幼之理存焉一內一外而男女之理存焉能使是理莫不形見於樂豈不原於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耶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夫陰陽剛柔各安其位所以觀其和之深也立之學等廣節奏省文采以繩德厚所以觀其德之深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所以觀其事之深

也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於樂所以觀其理之深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乃若無形無聲則樂深之又深載道而與之俱且將不可識況得而觀之乎樂書

嚴陵方氏曰立之學所以教之立之等所以辨之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所謂立之學也若舞勺舞象所謂立之等也節奏惡其狹故曰廣文采惡其雜故曰省凡此皆原其性之所禀故曰以繩德厚小大有宜事之稱也終始相生事之序也有宜

則不可以無稱故律而述之使不易相生則不可以無序故比而聯之使不絶若宫音濁而大羽音清而小蓋律小大之稱也始於黄鍾之初九終於中吕之上六蓋比終始之序也凡此皆發於情之所動故曰以象事行夫德本厚或為物所遷則失其厚唯正之以樂然後歸厚焉故於德厚言繩親疏言其分貴賤言其位長幼言其序男女言其情四者皆人之倫也莫不各有理焉唯形容於樂乃可得而見故曰樂觀

其深矣

馬氏曰前言樂之道備矣然非廣其教則不足以傳後世故立之學等以至於親疏貴賤皆形見於樂樂之作則奏樂之止則節節奏合而成文采而以繩其德厚也人之性雖出於天而非樂則無以成其性故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德者性之端所謂德厚也樂者德之華所以繩德厚也律述也樂有大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唯其稱而已樂有始有終

而終始之序不可亂也若五音大不過乎宮細不過於羽此小大之稱也大師之奏始作翕如至於繹如此終始之序也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皆以象事行也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此樂之器所象也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此樂之作所象也康成釋律謂之六律則其說似非也樂者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親踈貴賤長幼

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也自本之情性稽之度數以至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則觀其樂可謂深矣然禮樂政刑其極一也而獨以樂爲深者蓋禮與政刑者皆所以約人於外者也樂者所以和人之中者也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

延平黄氏曰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故本諸情性而爲之樂焉及以感通之則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

不和親夫恭之於君臣親之於父子天理也而形見於樂觀其深矣

延平周氏曰先王作禮樂天下之理莫不具焉而樂為深

山陰陸氏曰樂觀其深若季札觀樂是也夫樂窮之而益遠故孔子為之三月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廣其節奏省其文采即上所謂繁文簡節也節奏貴簡瀏文采貴繁縟省謂察之恐失之不

及也上言先王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
教人以繩正人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事之行也
必有小大之稱終始之序故先王之於樂亦律而比
之以象夫事之行焉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
見於樂樂通倫理其是之謂乎觀乎樂則發人者深
矣

閔氏曰黄鍾者子之氣陽律之長也而林鍾可謂遠
矣乃損而下生林鍾者未之氣陰呂之長也而大簇

可謂遠矣乃益而上生此親疏之理而見其父子相繼之禮焉宮有宮覆之義而其尊為君商有商度之義而其早為臣此貴賤之理而見其君臣相濟之禮焉黄鍾之管其寸九則所生在先而為始中吕之管其寸六則所生在後而有繼此長幼之理而見其兄弟相序之禮焉律不能以獨生也必下以求吕吕不能以獨成也必上以附律此男女之理而見其夫婦相親之禮焉

吳興沈氏曰山川草木翕張動静皆樂觀也深言其妙而難知觀若大觀在上之觀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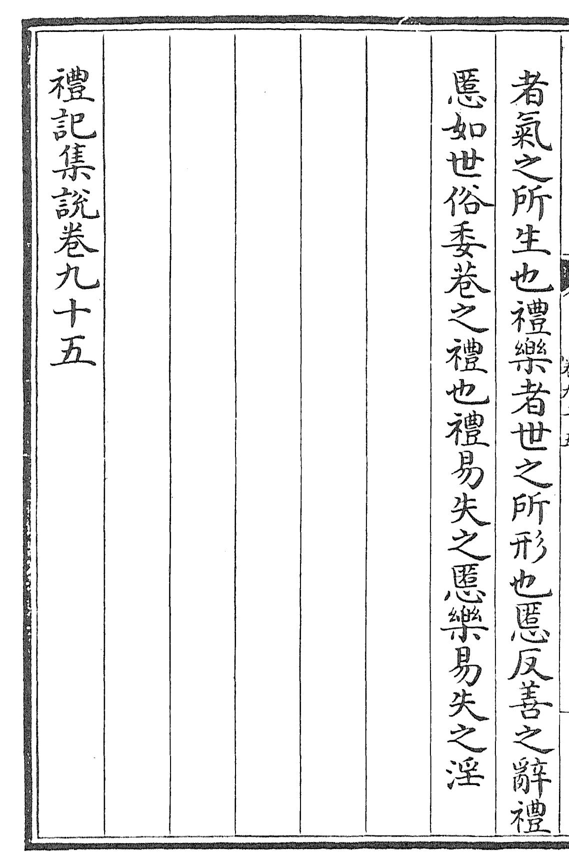
鄭氏曰遂猶成也慝穢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子賤之也論作樂不得其所則滅和平之德故君子賤之也敝謂勞敝煩謂煩擾陰陽之氣衰亂故生物不得遂成慝惡也淫過也世道衰

亂上下無序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以上三事皆喻禮慝樂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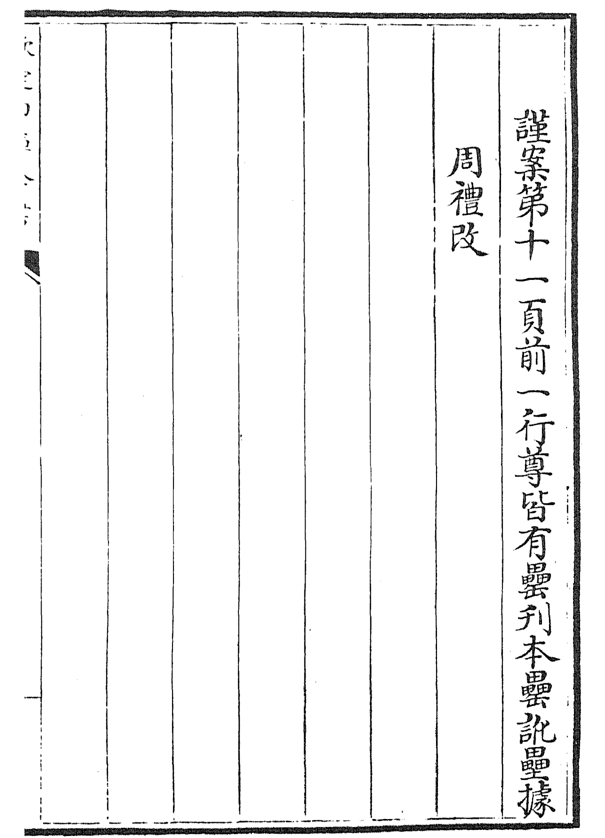
馬氏曰土敝也水煩也氣衰也所以喻世亂也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喻禮慝而樂淫也世亂非無禮樂也禮慝樂淫則禮樂之名雖存而其實已亡矣

慶源輔氏曰氣衰則生物不遂所以總上三語敝謂傷敝煩謂勞煩土敝水煩皆陰陽之氣衰息故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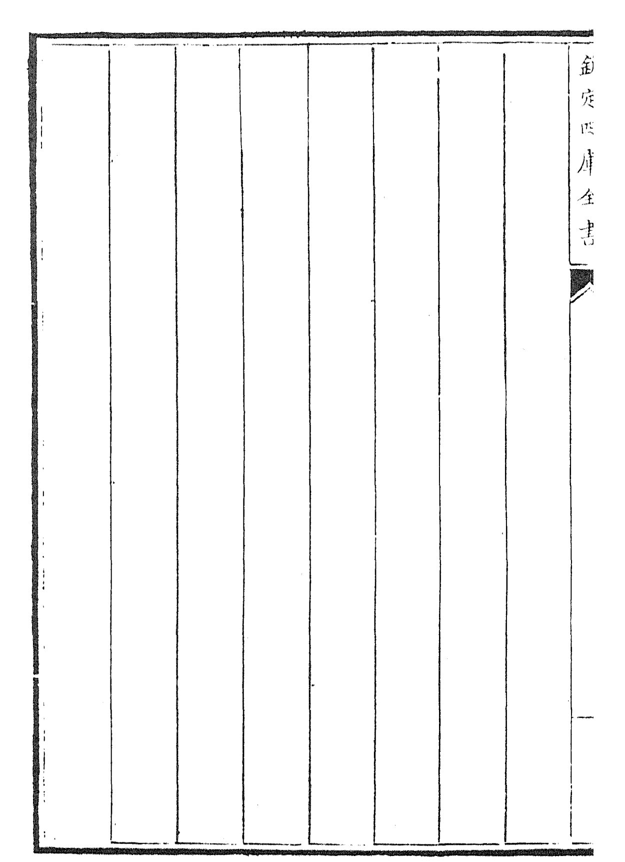
者氣之所生也禮樂者世之所形也慝反善之辭禮慝如世俗委巷之禮也禮易失之慝樂易失之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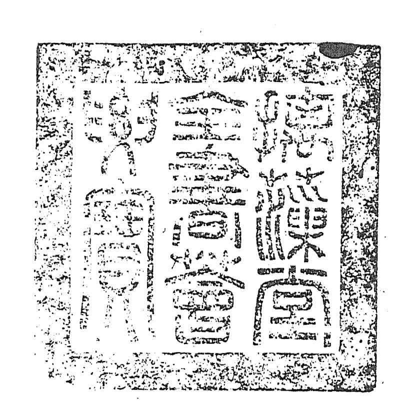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九十五



謹案第十一頁前一行尊皆有罍刋本罍訛壘據

周禮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孫松